



清江貝先生文集序

夫桐土自



明興以來稱跌宕卓犖之士儼然有不朽之名者則  
國博公先生與都憲程先生乃其彰彰著者矣  
貝先生以文章顯程先生以節義顯斯二者軌  
轍不同然皆先哲之間作近世之希觀而土人  
之指數其邑中奇者亦必亟稱二先生以為是  
邑有古昔名賢足稱不陋云予初蒞桐即稔聞  
而慨然景慕之及按圖志所載考究人物既得  
以詳程先生節槩而因知貝先生者蓋亦道德

之準節士之儔彼徒以文章名先生者淺乎觀  
矣予嘗觀當世文章士引觚吐辭咀華啜精靡  
高而弗窮靡遠而弗究非不號稱名流為世所  
重乃其心特養望市高以獵聲譽釣聞達一遇  
功名之會敗度事私含詭蒙耻靡卑而弗就靡  
迂而弗即此所謂言道而行違文是而人非者  
也則雖其著作升堂韓蘇入室董賈而傳之何  
益也故世有厭集刻之繁至欲得祖龍之火燔  
而滅之雖疾憤之語誠惡其紫奪朱之章而亂  
真非過也乃若清江貝先生集則焉可泯乎哉  
乎夫士君子行足以風世故其言足重也人足  
以範俗故其文足傳也其人其行善矣而其言  
與文又真是垂永久故其傳足遠也是故非行  
即言弗重非人即文弗傳非言與行符文與人  
俱即傳弗遠也先生少穎悟不群負才積學聞  
揚鐵崖倡古文於會稽簪笈而從之不就有司  
試而日以著作講授自娛先生之於學可謂專  
矣應

明時就辟召不旋踵而辭疾退歸卒以著作終其身  
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是故余觀其所為作旁

引曲喻博綜異籍包併百家則班馬之富也引  
經據理文藻蔚敷而綜覈確緻則歐曾之純也  
而要其指歸率間曠逍遙豪宕不羈之趣居多  
則控列之逸也先生之於文可謂粹且精矣論  
者咸以為是足為先生重是足為先生傳而余  
獨謂先生之足重而傳且遠者固自有在非區  
區文詞間也今夫叅贊和燮康世輯民使澤布  
寰宇烈垂簡冊者享功之士也安道苦節貞志  
飭躬嚴進退之義而勵出處之節者道德之儔  
也士君子自度進不能為彼則退而審處此焉

是亦可以獨超流輩師表異代被落落無所建  
明而徒媿媿附世以倘來之物榮其身者於義  
何居陋乎吾無取矣先生起元季以才畧慷慨  
為遠近所宗假令抱策以就試有司即非特取  
青紫異日行當有所興發建豎與許文正之業  
相後先然而先生恥事夷之陋貽然弗屑也及  
聖明御宇起而用之隨試有效入史局則編纂著稱  
於同事校省試則至今謂得人分教

中都則儀範垂於章縫論著譽於薦紳也于時亢  
績騰聲益茂昔聞天下士咸想望先生風采以

為先生行將嚮用有鴻鉅立勲名於世然而先生抗浮雲之志浩然弗留也噫茲足以觀先生矣夫自近代士大夫以官為家進退出處之義擯而不講污者甘心夷虜而貪者溺志權位彼其不貶抑求容及失之而不懊恨羞悔者斯亦難矣况能自飽丘壑脫屣名利視如塞翁之馬孟敏之甌夫得不繫於心而出處一從乎道斯豈特求之素流燁然罕儷哉即進之古人亦鮮其儔矣余竊謂其抗節偽朝抱隱濁世即首陽靖節之風弗逾也應用

明時旋即退休自適其老即四皓二疏之義弗過也千載而下廉污剽貪風世範倍之功先生垂之則誰謂程都憲公之節義可獨專美也彼徒以文章士名先生者是乎否耶夫其言其文既彰彰如是而其人其行又卓卓如是然則焉可弗重也焉可弗傳也傳又焉可弗遠也余故獨有取於是集矣余至桐程都憲之集已刻行且以板入庫籍令傳之遠也獨具先生以舊有清江集行于世未及重刻然其集多散逸無存即士大夫好書籍之家猶希有之幾乎遠而不傳矣

邑博李君雅以文才自負亦重有慕於先生作  
懼其集久而廢也乃極意旁羅博購一日而抄  
集其錄編次以詣予曰欲付之刻且謂予當序  
之首余曰善哉茲舉也余方有志焉未就君何  
就之速乎余誠當序不敢辭會政劇方援筆未  
就值李君歆致位歸促余成序終刻以行余久  
景先生風又重嘉李君之行有合於先生哲利  
達之心故遂亟為之序且本先生之大節使後  
人傳先生之文六先生之所以為不朽者云  
時

萬曆乙亥歲冬十月之吉

賜進士第觀刑部政出知桐鄉縣事漳浦後學蔡時  
鼎謹序

清江先生文集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 貝瓊 著

桐鄉縣儒學訓導李詩校刻

卷之一

記

武昌譙樓記

縣令謝公廟記

筆議軒記

扣角集記

吳越兩山亭記

桃花流水記

遊冶亭記

遊安山記

茶屋記

巢居記

藥石窩記

風木亭記

慎獨齋記

存誠齋記

半間雲記

萬峰秋記

來德堂記

志古齋記

一梧軒記

雙井堂記

黃山書舍記

白雲書舍記

宜晚堂記

環碧堂記

水雲深處記

巖壑深居記

東軒記

旅軒記

聽松樓記

西翠樓記

蘆軒記

橘園記

古澗寒泉記

北山書屋記

鳴鶴軒記

觀捕魚記

翠屏軒記

天香方丈記

一粟乾坤記

卷之二

序

題秋江送別圖 有序

書九歌圖後 有序

送葉孟梓赴雅州序

送朱文昭赴綦江序

送魏文芳序

送褚德剛序



送兩浙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送劉性初歸雲間序 送閻文炳歸安陽序

送樓文淵歸會稽序 送鄭千之序

送王瑞菴序 送王子淵序

贈醫師沈光明序 贈星士梅生序

宋潛溪文集序 鄭本初詩集序

瓊臺集序 灌園集序

瑞蓮詩序 偏旁辯證序

傳

楊鐵崖先生傳 黃國華傳

樗隱先生傳 西郭生傳

古泉先生傳

賦

石經賦 大韶賦

卷之三

說

敬說 太魯生說

矇說 夢筆居士說

藏六說 觀魚說

對

集雲樓

土偶對

巢雲對

設漁樵對

誌

東齋誌

菊莊誌

滄洲一曲誌

銘

君子堂銘

存善堂銘

用拙齋銘

澹泊齋銘

貴鼓銘

箴

誠敬謙謹箴

墓誌銘

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處士深水徒君彥蘇墓誌銘

鹽運司照磨任君墓誌銘

江山尉中玉黃公表辭

徐居士碣銘

高麗宗主尚希古塔銘

贊

三賢贊

雜著

清江集  
目錄  
猫戒

罵蚊

是... 食... 字六萬... 每... 本...

太... 鄉... 貢... 鄉... 貢... 鄉... 貢... 鄉... 貢...

目錄終

清江貝先生續集目錄

記

杏田記

來青堂記

拱翠堂記

迂隱菴記

翫雲樓記

水竹居記

故訓導胡先生画像記

序

乾坤清氣序

玉泉隱居圖序

醫鏡密語序

送王至善序

送蕭子所序

送顧伯載歸四明序

送開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解

復姓解

中星解

說

神鑒說

霜林說

壺齋說

誌

蘭雪坡誌

聽雪齋誌

傳

林泉民傳

愚痴道人傳

文

鑄鍾文

辯

鬼辯

是集也為文一百二十三篇為字六萬有奇

每萬字工食銀三兩四錢每板樹銀一分共

該銀二十三兩有奇

本學訓導李詩助銀五兩

廩生錢灼董名儒周于德吳仲和董仲儒曹應

俊莊芳林胡臣明顧杰張可明徐志學沈維

藩陸奇計錢夢得陸吉陸堦沈熹陸三衢共  
助銀十兩三錢若其始末綜理之勞則臣明  
為多

鄉仕廣藩經憲王化助銀三兩

耆民莊儒助銀五兩然無序無以彰其美不  
印無以盛其傳

訓導李 又捐銀三兩七錢

藩司吏徐整亦助銀三兩始印行焉例得備書

目錄終

清江貝先生集卷之一

記

武昌譙樓記

縣有譙門古也或以譙門為城門見於陳涉世家豈  
亦施之縣乎後建重屋於其上故又稱譙樓蓋令丞  
所居必嚴內外之限辨上下之分非徒侈之以壯麗  
而已謝叔賓治武昌之三年自垣而門自堂而廡舉  
新而完之而譙樓未及建也父老有謁而為言者乃  
謀於衆即山伐材濱河陶甃因其舊址而經營越十  
月而功成飛甍巨棟高出雲雨無雕琢之費而弘敞



武昌樓

殆過於前於是棲鼓角以謹晨昏之節可謂稱其嚴  
內外辨上下者矣惟工築之歲月不可不紀遂狀其  
顛末馳書 京師求予文以鑿諸石按志武昌在漢  
爲江夏郡至吳改武昌晉庾亮陶侃嘗出鎮其地而  
環境之內層厓峭壁之竦峙者則有鳳凰大洪驚湍  
悍流之扼束者則有江漢此非險固之當保者歟破  
壘已湮荒臺已夷而英雄陳迹尚想見於千載之下  
矣今所轄七縣武昌其一也唐宋以來民之至而土  
著者日益繁夥元季之變所至阻兵苦於攻戰千里  
蕭條過者興慨 國朝混一區宇休養旣久凋瘵始  
復流土四歸而叔賓興壞起廢一新邑人之觀聽厥  
有次第哉登高望遠凡昔之荆棘參天宅狐窟而盤  
蛇虺者今皆禾黍矣昔之白骨彌望嘯魑魅而號烏  
鳶者今皆宮室矣抑可以見 聖天子之深仁厚澤  
被乎南服之廣如此故茲役亦易而不煩也大抵時  
之不得爲者春秋書新延廡是也制之不當爲者春  
秋書新作南門是也譙樓旣得其時制實出政之所  
關雖重於用民非若延廡南門爲春秋之所譏惡可  
後而不急耶凡吏之出入於門民之往來於道亦各  
有其時而不違矣故詳書以著更作之始俾來者有

所考云

宋縣令謝公廟記

皇帝肇造區夏所以懷柔百神之道既周無缺洪武  
四年又更定其封號若奉化之縣令謝公其一也有  
司祗奉明詔惟謹而邑人爲新其廟且以狀介國  
子生汪瓚求予記按公姓謝名鳳宋臨川內史靈運  
之子晉康樂縣公車騎將軍謚獻武玄之曾孫也元  
嘉中爲鄞令鄞即今之奉化在縣未幾惠政大孚乃  
於縣東二里造方勝磯以蓄水歲溉田五千餘畝磯  
址阻大溪復架石爲梁民不病涉因名謝鳳橋構亭  
其上宋政和間改名豐樂紹興間又改名慶登云初

鄞人於公之存德之如父母建祠磬南像而事之及  
沒而其神益靈嘉定八年飛蝗蔽天人走于廟禱之  
俄有暴風澍雨驅以出境紹定元年大水又禱之一  
夕而退嘉熙三年旱又禱之而雨咸淳二年雨暘不  
時禾且盡稿又禱之歲復大稔元大德十一年濱海  
之州大疫獨不及鄞明年飢有巨艘自劔南運米至  
鮎亭聞有人招之者曰吾謝鳳也人賴以活前進士  
陳觀爲作記至正十九年寧海賊馮輔卿帥衆寇境  
官軍逆戰于珊墟嶺仰見大旗飛揚彷彿萬騎雲合  
而旗有謝字賊駭大奔斬獲無數二十七年正月己  
卯火民廬燬者若干所且及夫子廟學正程式復禱  
于神風尋反滅火嗚呼古者忠義士體魄雖死其英  
靈不俱爲野土而顯之一方者亦間稱一二事或者  
出于偶然非皆神之所爲也孰有公之庇民於冥冥  
所禱輒應而拯飢平寇尤彰彰于見聞而不可揜者  
其烈爲何如哉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勤死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則公於禮宜祀先是程式洎父老江嘗以  
狀聞州州上之府府上之省省上之朝封孚祐侯廟  
號資福蓋有年矣國朝復修舊典雖未及加贈以



寵神明于千載而知其不為淫昏之鬼明矣予因求  
之南北分裂之日符堅方熾且欲一舉而下江東微  
康樂公禦之淝水覆百萬之師晉已不國故其功在  
杜稷為甚大復有孫如令者既善其職與利無窮至  
廟食于鄞百世之後凜焉若生則其大異于人人而  
精氣流行宇宙間惡得誣也故為書其實以登載諸  
石重為作迎送神詞俾鄞人歌之以慰懌其心焉辭  
曰蛟門兮巍巍潮朝出兮夕歸神之居兮寧止從續  
紛兮如水酌清醴兮羞文魚鼉鼓統兮吹笙竽利我  
民兮時暘時雨上無飛蝗兮下無鼠田每每兮多黍  
多餘萬歲兮千秋惟神是依兮孔樂且休

筆議軒記

瓊從鉞崖楊公在錢塘時公讀遼金宋三史慨然有  
志取朱子義例作宋史綱目且命瓊曰宋南北三百  
年間載籍視前代尤繁爾及諸門生當與吾共成之  
瓊因告曰孔子作春秋雖據舊史而十二公之事有  
得于見聞及傳聞之辭故筆削褒貶一斷于心而垂  
法萬世今生百年之後而欲窺定百年之前宜不易  
也昔歐陽子居史館嘗論本朝之史有可書而不得  
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史官務修前事不及詳於見聞  
而趙元昊自僭叛至稱臣一事不書他可知矣由是

觀之當時君臣善惡功過廢置百事關大體者舉不  
得直書爲勸戒乃據以定褒貶惡敢犯天下不韙之  
罪哉公以爲然且曰考之書質之人當必爲之尋值  
兵變流離散處閱十五年復會於雲間公又曰吾宋  
史綱目已有成書中又有可論者未敢出也嗚呼公  
之學下上古今貫穿百家其論事直而不詭足以進  
遠遷董而其慎重如此一日何溪彭宗璉氏過瓊清  
江讀書所求記所謂筆議軒者而公且以宋太祖之  
徇爲趙普之罪高宗不復中原爲張浚之罪以至  
通李筠李重進以下凡五十餘人悉授之俸有所論  
焉因觀所著則皆祖於龍川水心而其言鑿鑿合於  
人心天理之正使死而復生亦不爲過可見其爲有  
識之士而權衡素定于胸中故敢爲予之所不敢爲  
也龍川論唐已未庚申之變太宗忍于同氣此天實  
爲之而非其過可謂曲文其短而乖於議宗璉於建  
隆二年杜后疾革一事不特誅后私其所出且誅太  
后不知公義趙普無忠告之言君子固無以易之俟  
其全書既出獲盡觀前古得失之大義豈非幸歟雖  
然天禍八刑亦作史者所畏蓋必有如歐陽子所陳  
者宗璉其戒之哉故樂爲之記而首舉其與公前所

言者云

扣角集記

扣角集者前翰林修撰姑蘇申屠仲權之所著也仲權與予同學於鐵厓楊公門再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舉子業洪武三年徵至京師草諭蜀書稱旨擢爲侍從官未幾病免歲餘復謫濠上治田之暇輒肆意文辭前後凡若干卷酒酣誦之扣角以爲節云八年春予分教中都生手其編來見且言土鼓之音不諧於匏竹藜藿之味孰與於太牢顧欲希一世之所好而莫恤一世之所病可謂至愚雖然惟予知吾久子盍序吾集乎予愛而闕之累日乃爲之歎曰何

其富也抑嘗論文之升降不繫乎時而繫乎其人方  
仲權奮于布衣進退人主之前人皆以爲寵也而無  
異洞庭林屋之時至不合而斥混于田夫野老人又  
以爲辱也亦無異玉堂天上之貴視彼之驕盈于既  
違沮喪子困阨者相去奚翅萬萬哉故見之大篇短  
章和平古淡無哀傷怨懟之辭如此由是反復古今  
而辨之審戚當東周之衰齊小白以諸侯伯中國不  
得與一時賢智之士如夷吾者同升而栖栖牛下悼  
堯舜不逢長夜之未旦悲歌慷慨未能安於貧賤而  
失之激矣既舉於齊亦不見輔主之功如夷吾焉仲  
權之居田里豈將竊比於戚而一談一詠莫非真樂  
之所在則其跡雖同而心寔異也嗚呼戚之託於音  
也幸而有知之者傳之數千載之下不與風花霜葉  
俱腐惜無知仲權於今日而至音至味孰有以察之  
土鼓藜羹歟然仲權未始求人之知類戚之於齊也  
予故發其意以冠于首云

吳越兩山亭記

蕭山嘗剗於兵吏於土者率無堅守意官舍民廬壞而弗治尹侯本中始至德刑並施安輯流亡歲登時和疆場既固乃築亭於北幹山顛以爲泄煩宣滯之所題曰吳越兩山亭蓋自天目而來其支別爲岸江之山凡屬於吳者飛舞欄楯之外自秦望而來其支別爲岸海之山凡屬於越者環繞牕戶之間攢峰疊嶂重岡複嶺或起而伏或斷而續大者如宗卑者如介靡者如奔隆者如矗缺者如鑿銳者如削旋者如頽拱者如揖出奇獻秀不可具狀雲消雨止天宇廓

清乃合僚屬領賓客凭高四顧延青攬翠蓋終日焉  
一時善詩者咸賦詠之且馳介三百里謁余爲之記  
余惟五嶽之外赤城鴈蕩匡廬羅浮見於圖誌者非  
一而有好山之癖如謝公者屐齒不一經焉蓋限於  
勢而莫能周也願欲不出跬步而坐挹兩山之雄秀  
微夸娥之神負而徙之一方惡可得哉吳越之境中  
介濤江亂流往來不終日可達非若齊楚之處南北  
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蕭山爲瀕江之邑斯亭又據其  
要兩山之勝畢效于茲則凡限于勢而莫能周者得  
以兼有之矣攷之紀載越之始封北至禦兒則錢  
亦越也吳敗越而取之後吳爲越禽越爲楚禽皆不  
能有其地慨想夫大禹之勤太伯之讓高風偉績炳  
然在宇宙而不滅者如彼後之人顛覆而不祀者又  
如此不亦悲夫歷千餘載有元混一四海卽錢塘置  
行省而浙東隸焉孰知其爲吳爲越也歟今侯以鳴  
琴之暇登斯亭也豈將覽兩山以寓懷古之思而已  
邪其亦觀山之不遷也思固其守觀山之峻而極于  
天也思崇其業觀其出雲而雨六合也思普其澤於  
民則庶幾乎故書以稜之俾刻諸石不警于侯且以  
警其繼侯而來者云時至正二十二年秋八月初三

日記

桃花流水記

桃花流水非出武陵之桃源者國子博士會稽錢公  
子予築室躡龍山下有水盤回曲折遂以其地儼之  
桃源也按桃源爲天壤間絕境宜高人韻士聞而慕  
之今桃源州桃川宮南一里是也寔武陵八景之一  
陶淵明記蓋特指秦人避地居此不與世通後好事  
者輒言其爲神仙詩人從而附會之豈不恠哉然自  
秦以降更王迭伯攻戰不息天下之人不死於兵則  
死於賊者十六七而山谷之中老子長孫至歷六百  
年之久理亂不及于耳榮辱不加于身以神仙目之

亦非過矣及晉太康中漁者既至而出其道卒莫之  
塞則人民始病而風土亦壞今且同於他境長荆棘  
而伏狐兔惡有昔之種桃者乎或能自遠于城郭囂  
埃之外如王維之輞川李白之匡山杜甫之錦江孰  
非桃源之勝而白之見于詩者亦有桃花流水之語  
奚必桃源之爲桃源也子予之意殆與此同已當其  
暇時徘徊水曲或坐石而釣或倚樹而歌其景無窮  
其趣亦無窮也則以林壑未有過于桃源而桃源不  
待往求而在是矣彼汲汲于貨利之途而栖栖於權  
勢之門者惡足以知其超然物外爲高邪初子予在  
京師時嘗屬予記之予因告曰公由布衣徵爲國子  
助教方朝而入暮而出未宜戀僚寗間寂寞之濱也  
姑俟其歸越四年爲洪武十年乃獲請老於朝而  
桃花流水果爲其所私矣不可以不復者故書其說  
以寄之異時將躡屩而往候公香爐玉筍云



遊冶亭記

君子不觀山川之勝無以廣其志宣其文金陵之山川不一而冶亭特據會通之地盡有其勝者乎洪武三年春予客金陵思一至其所以求吳孫權之故迹時預編纂元史蚤夜不得休及史成謁歸雖可游而不暇矣既抵舍親友相過者屢以冶亭爲問而茫然莫知所對心亦竊悔之六年復徵爲國子助教以爲必償向之所願而日與諸生講肄安敢舍其所事以遂吾私哉五月朔有一日休沐之暇遂與二三子道出虹橋西過朝天宮而所謂冶亭者始獲登焉亭在

宮中之土山上山有三亭由冶亭而東曰鍾英由鍾英北折而西曰飛龍飛龍者元文宗出居金陵時所構及嗣位道士陳玉林名亭以榮之歲久與鍾英俱毀惟冶亭抗於古木叢篠間亦無黝堊丹青之飾矣是日也夏雨初止四無留雲東望鍾山高插天半而蟠龍之勢蜿蜿蜒蜒欲挾雲而上下其西則大江隱隱然白引一線依山而東江右諸山起伏向背者又若青芙蓉萬朵歷歷可數而北山石皆瑪瑙色方旦時與日光霞氣相射蓋亦鍾山之僕分乎近有民廬萬區櫛次鱗比及南北二塔屹然對峙金陵之奇觀畢效於茲矣境與心會久而忘返不知沒沒埃壘中者知有此樂否也因爲之歎曰昔六朝皆國金陵若鳳凰臺謝公墩已湮于荒煙野草而冶亭翼然尚在幸得一寓目其上不可以無述乃各賦詩一首且志游之始

僊宮有山如虎蹲石古不洗泥沙痕山頭冶亭久寂寞日夜雲煙相吐吞我來登山恐無路雨過新綠如雲屯解衣亭上坐盤礴身同野鶴初離樊攢青疊翠起相向插天喜有鍾山尊蟠龍之勢欲飛舞起伏高下何蜿蜒大江西來赴碧海腥風五月吹江豚東南

形勝此第一擬問六代英雄魂珠簾羽帳俱已燔荒  
基草合鴟鳥喧百年死樹剥鱗甲秋聲夜作波濤奔  
嵯峨更愛北山秀霞氣曉射扶桑暎周顛何處草堂  
閑徃徃月落聞驚猿山窮水盡見平野人家彷彿淮  
南村莫愁艇子不復繫桃葉渡口愁黃昏可憐今古  
竟何事區區王謝猶爭墩向來海內俱腥臊 聖主  
疋馬開中原黃旗紫蓋今始見青春一氣回乾坤重  
遊 京國非少壯耆老如星今幾存金鞭走馬白下  
門胡姬坐調諸王孫一時光彩動左右豈意零落悲  
根方今幸樂太平日  
朽自荷皇天恩平生英氣獨未盡賦詩尚敵曹劉垣  
長干買酒換李白江風山月須吾論

○遊爰山記

禦兒地四平蕪山其東北六十里有小山曰爰山山  
由爰道人得名爰山之東曰史山庚戌春清明陳君  
仲謀約予遊爰山適予被 召赴 京師而仲謀亦  
以雨止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與仲謀幸蕪  
一事撓乃相謂曰不可以不償所願促治酒肉飲食  
以帥陳熊陳魯兩生洎予子翔由大溪北折而東度  
陌越阡至爰山之趾居人四五家皆棘樊荆扉雞犬  
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巨族卜氏有家在山半冢  
後得支徑而上高下稚松萬株環合無路俛首松下

徑僕行而雲氣相盪不啻魚沫波濤中山回路盡有  
石嶄然壁立者卽灸道人尸解處其顛有小石突怒  
土中類筵筍者有盤互類木走長根者方飲酒大醉  
昏然欲睡皆踞石而坐松風謾謾吹人衣耳目爲醒  
欲過山北陸生來青堂而生以事出其子聞之爲煮  
茶來獻乃啜二甌以沃燥吻已而復東其塗漸夷有  
公主墓云宋孝宗女葬於此又行至東山則所謂史  
山者山視灸山稍卑上建神宮祠人至而禱者前後  
相屬予亦倦而休焉兩山之中求其奇峰之環拱瀑  
布之噴薄如赤城天姥無有也然予意在于一適耳

意之所適亦何異夫赤城天姥哉因觀祠旁古井亦  
深二仞而泉瑩可鑑疑學僊者洗藥於此或云山僧  
鑿石以濟三伏之暘者人獲汲以飲焉山之勝殆盡  
於是矣日暮下山路益峭或有雞子石磊磊至不容  
足而山陽王氏巨竹千挺參天以非好事者不得造  
其所近山又有三湖青停黛蓄與天一色錦鳧往來  
可畫從者艤舟以待翺與二生皆登舟仲謀從予徒  
行歸翼日戊戌放舟自馬橋南行六七里捨舟而塗  
至紫薇山之陰山藉無草木左右恠石縱橫錯布類  
駝馬者類虎豹蹲者類牛羊之或寢或訛者細路出

石間如紫蛇蹠蹠驚而上山顛亦有神官古祠祠之  
下爲廣福寺寺建於唐時而飛樓湧閣高下向背皆  
依山勢而成寺僧遠公古道延坐半間雲所同坐者  
曰蘭谷曰天然惜予所知梓南山者不幸而天爲之  
愴然其東備小樓曰覽遠遂與古道登樓望海而弱  
水三萬里之廣死在其下蓬萊雲氣隱隱接於欄楯  
也又西過齋咲巖居中闢燕坐之室納湖光延野色  
即所謂天開圖畫者信非夸言也時笑巖沒已久弟  
子道邛具茗飲共讀章孝標詩日卓午返酌于半間  
雲所臨筍而食肉雖美不能過也其仲謀各賦詩一

解見子翔復成五言長篇以紀其事既罷下至半山  
有寺曰慧力蓋晉尚書張延光故第也視廣福尤極  
壯麗旁像尚書父子而祠之兵變之餘仆者不復支  
蠹者不復易而陶者舍其中搏土爲瓦噐然諸浮屠  
猶守其道不去日於西廡小殿禮古旃檀佛梵唄之  
聲襍於螺磬予嘉其信之篤而持之固且嘆吾儒之  
不能及也其東廡飯僧之堂曰勝功德海宋張即之  
所書四字在焉古道導予觀壁間畫龍一驤首躍洪  
濤中一旣升而反顧恍惚有風雨隨之鱗甲飛動乃  
葉茂章元統甲戌夏所作距今三十餘年矣其餘兩

胡僧亦入妙品歎賞久之寺南有勝果寺者不暇遊  
且轉而遊東山道遇才公大用泊桑子才沈復東二  
生因與之俱東山與紫薇夾水對峙相去可三里許  
石磴猶峻予且賈勇先登古道則不及而後矣山之  
寺曰崇福寺寺廢亦久徒見浩劫于荒煙野草間而  
審食其墓顧况讀書臺錢鏐洗劍池走馬塘舉無存  
者惟僊人葛洪井歷歲不改其泉甚清汲者徃徃得  
丹砂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又有慈烏泉者在山  
之東冬夏不竭予以道迂不及觀獨至俱胝喝石嵒  
幽深黑可坐三四人人言舊多合抱大木三伏時如  
清秋嵒前土皆五色兒童拾之以爲玩今大木盡伐  
棟宇亦撤矣下有農圃數十家屋參差鱗比叢篠灌  
木交蔭其旁豈非辟世之人與回登絕頂東望岸海  
連山起伏者秦柱山也其北如獅子騰舞者橫山也  
其憇東嶽行宮至是而遊者漸稀矣噫有其具而無  
其時不樂也有其時而無其地亦不樂也今有其具  
有其時又有其地此予所以遂登臨之樂也抑天也  
非人所能必也不可以不記

○遊山記

距黃灣二十里山之特起而雄秀者曰鷹窠遊者病其邃而未始一往焉季秋九日萬戶馬侯仲貞修桓景故事以書招予遂率其季仲新及赤城徐大章錢唐潘仲華全思立循溪而東過葛家嶺髣髴會稽道中獨無竦壁千仞爭雄天姥耳意荒林破冢有古人秘噐物文字可錄者輒引騎而入又東過談家嶺山益竒路益峭棄乘而徒僕夫前導蝘緣而上經無人之境獵者縻組以識其出入因得支徑行犖确石中六七里日亭午至天禾池池皆石深廣無尋丈春冬

不涸歲有禾蘖而華而實人以為異復舉三百武始  
至所謂鷹窠者大山嶄然中高旁殺巨海漚其陽秦  
柱亘其陰恠石虎搏樹皆合抱山產茶類武夷者有  
沙門廬其顛因阻而為籓坳而為沼環以蒼筤之竹  
蓋其幽絕處猶宜雪霽時而海濱之勝畢效於是矣  
是日也天高氣清遠見百里之外沃洲諸山如青芙  
蓉萬朶飛舞而前遂列坐石上引觴滿酌一談一笑  
不啻杜少陵之在藍田崔氏莊余恨力不足以得之  
為之翦荆棘伐菑翳抗風亭於竹外敞月榭於泉上  
以為高人韻士之賞夫豈有所待乎酌已復迂道東  
出前歌後呼從者趙師善胡琴亟作數曲而林霏野  
色蒼蒼莫辨山趾聞流水鳴暗谷中鏘然作珮玦聲  
客或俯而飲或濯于下求其泐實出鷹窠而梗于亂  
石大木故其利不能遠及時大章以溪山勝處良友  
分韻賦詩不成者舉以大白遂皆至于醉噫使予忘  
幽憂而輕去故土者非茲山也邪歸志其遊之始至  
正二十年也



○茶屋記

馮李屠生兼善顏其游息之所曰茶屋蓋兼善嗜茶尤善烹茶之法凡茶之產于名山若吳之陽羨越之日鑄閩之武夷者收而貯之屋中客至輒汲泉烹以奉客與之劇談終日不待邾莒之會焉余因告之曰昔陸鴻漸著茶經三篇蔡君謨亦著茶經上下二篇而王川子則有荅孟諫議惠茶詩兼善嘗取而讀之乎彼奴視茶者未若鴻漸之深於味惜計口腹之小而未免御史李季卿之辱君謨以宋之名臣乃進龍鳳團希寵一時如丁晉公所爲不免歐陽永叔之譏

清江集 卷之一  
若王川子洛陽布衣耳諫議餉以先春之品其於潤燥吻沃枯腸飲之不厭可謂好之至矣然不徒足一已之好爲事且憂百萬億蒼生困于顛嗝未獲其蘇息遂因以諷在位之君子是以天下爲心者乎此三子皆知嗜茶鴻漸固不足言君謨烏能無愧于王川子也兼善必辨於是而有王川之心已亟起而求書爲記余復咲謂之曰俟大雪之夜過茶屋聽松風洶洶作秋濤聲酒醒一書未晚也而請之益堅遂書之

巢居記

隱者巢居子築室城東門外廣容一席客至輒促膝而坐且夸於客曰烏巢于木而吾之室寔類之其下平而不甃其蓋朴而不斷踈之以來清風密之以禦天雨前有玉山芴紆大挹朝光于東隅納星月于夜牕此吾之所居奚翅一巢也於是而偃休於是而嘯歌泰然自足不知其爲陋也復仰而思之彼富貴家崇墉屹屹焉廣厦渠渠焉其與吾之巢又何大相百邪且厚積以爲寇之招外捷而爲鬼之瞰曾弗若吾爲巢之固而安也客乃蹶尔而笑曰彼徇于物者

也子亦未能忘乎物也子以其奢爲病惡知不以吾  
之陋爲病歟子以其陋爲樂惡知不以彼之奢爲樂  
歟其趣旣殊而是非蠶起曷若忘彼此而一之也忘  
彼此而一之則孰爲巢也孰爲非巢也渾渾乎太古  
之天熙熙乎太古之人也子以爲何如遂起而謝曰  
吾之所未及也請書爲記巢居子者番陽周克復氏  
客爲攜李貝瓊也

藥石窩記

士恒病于內之所不足而待攻于外暴者抑之而仁  
懦者激之而強固者道之而通辟者規之而正貪者  
矯之而廉蔽者發之而明隘者充之而廣所謂藥石  
之戒尤人之所當寶者烏喙昌陽空青丹砂弗與也  
故君子以藥石進其德小人以藥石損其過夷考古  
今亡之所以存險之所以濟敗之所以成失之所以  
復豈非資之人也哉或者好人之佞而惡其忤于己  
此藥石之言不至也藥石之言不至則病日深而身  
辱名滅嗚呼以藥石之可已病雖螫吻毒腸亦有所

不恤至於正言之諤諤恒拒而不受方甘于有過之地是知愛其體之小者不知愛其體之大者可謂智乎予嘗以此自懲而雲間張拱辰顏其燕坐之室曰藥石窩取宋桐川簿丙公語將求益于大人先生而浚儀趙公爲之記復屬予申其說焉予謂丙公之見倪僮歷言馭吏撫民之道則旣以爲足僮亦從而善之無一辭勗其未至烏在其爲藥石耶拱辰兄弟四人讀書鳳凰山中二十年其於聖人之告弟子凡一病一藥皆用之而用功者予不暇瀆告之也抑聞魯大夫臧文仲善於季孫而孟孫惡之及孟孫死哭之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石猶生我疾能殺我是又以人爲藥石者歟若文仲可與言智矣尚求以爲法拱辰名奎橫浦先生六世孫通春秋大經嘗試於有司今以才選主興國之通山簿云

風木亭記

國子生平陽董瑁蚤孤既莖父伯高築亭于墓左題之曰風木取諱詩外傳記臯魚之語云初伯高撫瑁甚勤而教之有法時年甫十二猶未知也既長而有知思報無窮之德而抱無窮之戚矣此亭之所作因求記其所謂風木者久未復也洪武八年春余分教中都復與瑁俱且申其請乃爲之說曰木之性恒撓於風子之心恒奪於天此古今之所悲而臯魚至於哭而死也然余不足於魚焉漢毛義捧檄而喜義豈喜得一州縣哉蓋爲親屈也苟知爲親屈則不暇於

擇祿而魚去親之久事主之難既困而歸自稱其失  
有三又何及邪孔子門人聞而歸者三十餘人則以  
魚激之且懲其過也雖然莫尊于親莫大于養親顧  
菽水之薄或缺于前而三牲之具不必享于後所謂  
事有不可全人有不可強者風木之感為何如耶非  
特一魚而已今璿志同於魚而無其三失惟以死而  
厚于祭也孰與生而養之薄死而致其哀也孰與生  
而樂之深故假其言表吾之思耳歲時展敬墓下登  
斯亭也俯金洲而仰靈鷲徘徊四顧又安得起吾親  
于九京歟此尤足閔之也嗚呼彼一時富貴者居有  
華構出有輿馬饜梁肉而襲綺紈者皆不肖之子弟  
曾弗悼其親于既沒不及事之為戚如璿者此又魚  
之罪人而世亦莫之恠已豈不重有所感夫

慎獨齋記

昔人有鼓琴者坐客聞而去之以琴有殺聲也時見  
螳鼓臂搏蟬其心一動使純古淡泊忽變為殺伐而  
人已知之則雖至密之地可以欺人乎人不可欺由  
吾之情有不可隱也或者肆其巧詐欲欺天下之人  
以為不吾知也豈不悖哉是亦昧于君子慎獨之戒  
矣嗚呼日月之明未有過于獨者故君子恒察乎方  
起未形之機儼乎若神明之臨也凜乎若師傅之在  
前也其慎之如此惟求至于不欺而已予之鹵莽滅  
裂何足以及此而國子生建德王以寧氏顏其讀書

之所曰慎獨數求予爲記因舉所聞而論之抑朱子  
示學者體道之功莫切於慎獨及其告君也復惓惓  
進其說焉誠以應事接物本乎一心使公私邪正交  
戰於中互爲勝負則施之家國天下必有不得其當  
者惡可忽于不見不聞而弗之察歟曾子子思以是  
相傳而發于先儒者亦旣詳矣竊閔夫僅知用力者  
不勇其朝暮之爲不善者人雖知而無忌矧望其能  
慎於所不知乎此予所以益嘆世道之衰心術之壞  
而嘉以寧知爲學之要也以寧苟于獨而慎之善吾  
守而不失惡吾制而不行庶無一事之不慎所至又  
可量哉尚以予言勗之繫之以詩曰

吾廬暗室孰謂無人人雖不知敢忘事天至隱而見  
至微而著奚翅十手神明是權惟操則存惟舍則亡  
奚翅六馬奔逸是防所以君子察其所發苟不自欺  
善惡攸決嗟以寧氏必慎于斯仁義之充寔繇是基  
我作我詩匪僞之飾朝夕鑒之尚勗無斁



存誠齋記

昔熊渠子夜行遇寢石以爲虎而射之飲金沒羽下  
視石也復射則矢躍無迹射一也貫於前而激於後  
奚有巧拙之不齊哉始之石而虎也不知虎之非虎  
信其爲虎矣故志于虎而不志于石宜其射而入也  
後之虎而石也則知非虎之虎信其爲石矣故志於  
石而不志於虎宜其射而躍也嗚呼石無情也誠之  
所在雖至堅而開矧於天下之有情者哉是以瞽瞍  
石也不能不化於子三苗石也且格舜于干羽之時  
舜亦盡其誠而已至于周公之風雷剗軻之虹李廣

利之泉與韓愈之從鱷童恢之呪虎王祥之致雀是  
皆誠之所感非偶然矣豈獨熊渠子之射寢石歟至  
哉誠乎聖人天也誠無不存人而未至於天必存之  
而誠焉存則積之久而驗之大又豈區區匹夫匹婦  
發于一念者可儼也此吾儒之教必本於誠而不違  
于動靜之頃或者誠有未至徃徃祈天而責人抑何  
悖歟宣城王德裕氏顏其書藥之室曰存誠求予為  
之記故舉誠以告之如此予聞德裕精于醫其游  
京師也遠近謁之而著治之功非一則凡修乎己以  
誠而其應乎人者固無不存其開金石如熊渠子也  
何有尚始終勉之

半間雲記

海昌廣福寺之遠上人者鑿崖構屋高出飛鳥顏之  
曰半間雲且徵予為記予乃詰之曰雲之狀何如也  
上人曰當清秋時天將雨初氤氳上升如蒸饌既而  
被覆岡巒又如玉女曝衣不見遠近及天風引之勃  
然入吾室中泛窓戶撲帷幔排之而不能去攬之而  
不能執皜然如犯大雪山行覺有清氣淒淒逼人如  
冰秋濤中前開而隨合莫測其涯際也始吾甚厭之  
然一榻之外舉非吾有吾持寓焉而已矣雲之止邪  
吾不以為罍雲之去邪吾不以為泰中分吾室而居

之夫豈不可乎復徐而思之達官巨姓築第綿里屹  
乎山廻翼乎鳥舉雖欲一與雲接而雲且不至焉不  
過畜聲伎藏寶玉所以瞽目而簧耳者朝暮交于左  
右及元季兵變人皆效于武夫悍將汙于宿隼飼馬  
之所雖惡之若仇而卒莫敢訶奚若雲之在吾前也  
今一室之小幸而不爲聲伎之居寶王之府也又幸  
而不爲武夫悍將之所效也爲吾與者特雲耳故吾  
之視雲不啻故人嘉客相忘相押惡知其孰主孰賓  
也哉先生試終言之予應之曰上人知雲之勝彼其  
論高矣猶泥於有跡未能會物我而一之也未能會  
物我而一之則亦同室而胡越耳嗚呼雲無心也吾  
亦無心也以無心相遭則吾之爲雲邪雲之爲吾邪  
其飛揚下上而彌乎六合其卷而歛乎至密孰得而  
圍之邪然非上人之造於道不足以及此已上人曰  
善遂書而爲記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夏五月旣望樵  
李貝瓊在清江一曲寫

萬峰秋記

法忍寺之沙門敬梓山闢室爲燕坐之所西江清涼  
尊者題曰萬峰秋蓋山之環其居者如青芙蓉萬朶  
而朝嵐夕翠之變接乎起居飲食之時其境湛以虛  
其氣淒以勁其容慘以肅蓋不待夫恢台旣收白露  
先戒而山中之四時常秋也行人已去松聲不斷悲  
風生而猛虎嘯素月出而清猿哀則有默會于休而  
定定而悟者於是招虎溪而結社與鵲巢以爲徒飲  
卓錫之飛泉分鳥殘之霜柿可以外榮辱而一死生  
矣且復徵予爲之記無乃贅乎然予知梓山之所造

已大雄氏之道本一而爲其徒者岐而二之宗于禪者不假文字直以求心爲要宗于教者以爲行必先于知不然則造道之門孰從而入邪二家之相矛盾不啻水火而梓山始亦以禪之高虛爲難因居船子覆舟之所而取藏室之書及止觀語錄盡讀之閉門謝客旁通博攷凡十餘年及其老也一旦大契其旨于文字之外由是歛其華而反其本且病昔之纏于紛揉則其於道何如哉或乘小舟往來江上徃徃賦詩有貫休密殊之趣初非出于有意者後復置而不作人多邀而致之者輒辭不就其峻絕之行又如此予方囂囂然東西南北未知所屆又安得遁于萬峰相與掃白石覽歸雲逍遙徜徉以成二老而忘世之風濤火宅邪姑舉其說俾刻諸石云

來德堂記

平陽林與直既塋其大父文卿于縣治南九十里之  
茅竹里築亭若干楹於墓側歲時既祭而燕合族人  
於此焉間請名於予按其先世為泉南人在唐有福  
唐尉攢母死廬墓致白鶴甘露之應事聞詔立二闕  
於墓前號闕下林氏五季之亂舉宗七人徙平陽而  
散居焉四溪其一也由四溪而下嶺又析為二族居  
嶺門者有宋叅議公某則與直之始祖也叅議公之  
後為大諫公某大諫公之後有知道州望之望之生  
太王元初為建寧教授歷官至建德推官而文卿則

大王之季子重然諾寡言笑以與時义牙不仕而隱  
工鼓琴暇則抱琴徃長林曲水間作秋鴻操一曲觀  
者以爲神仙中人年六十有五終與直之少也其父  
彥暉出游吳越故常依之以居而朝夕有戒出入有  
節既長從師講學通春秋大經洪武八年至京師  
補國子生遂升上舍皆文卿之教也志曰百歲之計  
來之以德攷其前後而知善于計者請以來德名之  
乃進而告曰東南之強宗大姓位非不尊而畜非不  
厚也或三四傳而覆而近者一再傳而已其能綿延  
五六百年歷十有餘世者豈非繫于人物歟譬之場

師之木尺寸而長至於參天蔽日豈一朝夕之所致  
哉其風雷之所排霜雪之所虐吾不知其幾矣惟封  
之固而凝之勤其本既強而不爲摧敗偃仆如此君  
子之於德也亦若是焉存于方寸之中而施之天下  
之廣積于數百年之久而發于一旦之間視彼區區  
析天而不獲則怨天責人而不報則尤人何異不賈  
而求贏不稼而求穫者哉若福唐至大諫公而始夫  
大諫至道州而益顯文卿又能不廢前人之德而及  
乎與直故知向之有位者不能世其官厚畜者不能  
享其利而積德之效出於理之必然焉可誣也則後

百歲而爲計者又在彥暉之父于益厚其積亦若爾  
祖爾父焉人物之盛當不止於此而林氏之福其來  
烏可涯也哉旣名其堂復爲記以勗之

志古齋記

志古齋者天台王蘊德氏藏修之所也蘊德嘗受詩  
舒可立先生科舉廢遂一意于古文求進于先秦兩  
漢故取昌黎韓文公之語自厲云番禺周伯溫爲書  
三大字復求予記之乃爲說曰射莫善于羿而天下  
不能皆羿也工莫巧于般而天下不能皆般也唐宋  
諸家通習六經出入諸子亦皆志于古而恒苦其難  
者時既不同才復懸絕惡得強之以方哉蘇黃門曰  
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是氣也塞乎上下騰  
而爲河漢旋而爲風雨薄而爲雷電列而爲五嶽激



而爲海濤人得之發於文章所謂氣盛則言與之俱  
盛也諸家惟能善養吾氣所著不期于古而古雖有  
高下輕重遂與六經諸子並行不朽豈非一代之豪  
傑乎徃徃取其書熟讀詳玩大抵立言不在於嶄絕  
刻峭而平行爲可觀不在於荒唐險恠而豐腴爲可  
樂此古人不可至也古之人不可至苟有至焉亦猶  
射之必爲羿工之必爲般庶乎其不遠矣若蘊德者  
其志如此宜將高視無前而不足于今歟雖然高臺  
邃宇孰與古之櫓巢齊紈楚練孰與古之羽皮玉杯  
象筋孰與古之汙尊杯飲哀絲豪竹孰與古之土鼓  
柰何浮華之習崇敦朴之風壞或有語伊耆之茅茨  
則陋而不合於制尚有虞之瓦噐則朴而不適于時  
悅周文之卑服則儉而不盡乎飾奏軒轅之雲門則  
淡而不諧于音矧文之變而下也使班馬馳騁其間  
則必驚且駭矣非班馬之罪也所見者異也若奚志  
于古邪懼其合於古而病於時也嗚呼初予坐是蘊  
德復蹈而爲之不以舉世非之而變斯能古矣因其  
請而極論之第愧于古人者海之一螺未及盡夫道  
之無窮也其尚擇之

一梧軒記

無錫張止齋先生老于九隴也嘗植一梧于庭閱十年挺然秀聳而密葉雲布不知三伏酷烈之氣也先生日徜徉其下酒酣興發輒倚而嘯歌同乎惠子之曠焉既歿其子今禮部尚書維中益封植以示不忘復顏其室而屬予爲之記予聞昔齊燕楚使于梧宮因問梧之大小一辭之失二國構兵然梧何與於人使者獨以梧爲問邪且不問梧之材異于衆木而及其先王之事則兵旤不在梧已若所謂一梧歷止齋父子二世其年宜可問而知之蓋欲因梧而考其人

也夫連林之木如束如附如庇如下其相輔爲勢者非止一二而已風雷之所撼霜雪之所虐恒並存而後斃然未足以見其竒惟特立者無所束而直無所附而起無所庇而固無所屈而下至仇于風雷霜雪剛姿勁氣奚啻忠臣直士之寡與剪焉甚危而未嘗爲之少變於是始竒於衆木焉此予於一梧尤愛而譽之也嗚呼三吳之盛大家世族甲第相望嘉花異卉敷榮交蔭四時不絕及州縣兵起殆盡于焚燒斬伐惟張氏之梧獨存輪囷離竒過于龍門之植是亦繫乎數矣惟中當知樹于前而鬯于後如此烏可直視其爲梧也歟

雙井堂記

按志雙井在寧州之修江中江深不可見至秋冬水落始出而釣臺石明月灣咸在其上蓋亦西江之一竒觀也宋黃太史山谷家焉公時與賓客來游輒取水烹茶清冽異乎他泉且賦詩有十里秋風香之語雙井之名繇是益顯距今三百餘年而祠堂猶存不廢則一時之風流槩可想已後盤谷先生居東甌之平陽者亦其苗裔歟嘗登咸淳進士第及宋杜旣虛遂隱不仕乃即居第前鑿二沼種蓮于中復以雙井名堂特示不忘其先之意雖其地與修江不同寔有

太史之趣云三世孫吉甫仕 皇朝征商鳳陽者五  
年于茲間過橋門見予求記所謂雙井堂者至于三  
四無倦色以爲非鉅手筆不以屬也遂復之曰予嘗  
讀易井之爲卦曰改邑不改井况修江之井又非穴  
地而爲者終天地未嘗改也而此特放而名之耳然  
名之所在君子得以攷其事而論其人焉初山谷以  
詩名熙寧元豐間與蘇文忠公馳騁上下文忠公極  
其天才所至可喜可愕至混涵停蓄如唐杜甫者或  
未之及焉惟公盡古今之變深而不僻竒而有法在  
諸家爲第一惜其與時义牙放浪雙井不得久于

朝廷之上使歌頌有宋之功德上軼三代徒發之游  
歷所見凡風雲雷電苑囿臺榭禽魚草木悉寓于辭  
以洩其竒氣歐陽子謂詩人多窮余於山谷尤信之  
子孫綿延至盤谷僅一中科目又當革命之際弗及  
究其所施以終今吉甫博學工文亦區區授一典市  
官何其豐于才而嗇于位邪此天也非人之所與也  
然自山谷而盤谷自盤谷而吉甫歷若干世而流澤  
之深厚與雙井同一不竭視彼暴盈遽替者得失何  
如哉高堂巋然俯臨水鏡過者寧無反復思慕而不  
改之常德尤可見也故因其請而極言之尚益昌其

詩以衍西江之派者不在其後乎不在其後乎是爲  
記

黃山書舍記

江陰舊爲常屬邑大江自岷導之東流萬里至江陰  
達于海岸江之山曰君山君山迤而東嶄然與由里  
秦望秀拔天半者曰黃山蓋江陰以楚封春申君黃  
歇之地山繇是得名而君山則歇之墓寔在焉若歌  
若格若定若華向背起伏戟列屏峙皆境內之勝惟  
黃山其尊且大者也邑之津南張先生仕元至江浙  
行樞密院都事去之十有五年始歸而省其先隴于  
黃山乃剪蓬藿藝松柏築別墅于山之陽以居朝嵐  
夕紫接于窓戶江濤海雨撼于几席此尤據其最勝

處遂老而不復出矣先生之子宣率其弟完歲治田  
為事上給糝澮之奉暇則取群聖賢書讀之世之紛  
華不接于耳目也因題其居曰黃山書舍且求文以  
記之予惟黃山在吳越諸山不啻邾莒之於齊魯特  
以春申而名天下嗚呼春申亦七國之雄也方其明  
也說昭王出身狗主遂相楚二十五年而與齊之孟  
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以賓客相傾至躡珠履者三  
千人可謂盛矣及考烈之薨猶欲保江東之封而不  
聽朱英之言卒制于李園身死族亦為天下笑又何  
羞邪上下千歲之久黃山如故而一時之風流安在  
哉豈其徒知徼無望之福不知戒無望之禍也今宣  
智非不周也才非不優也衆方依乘風雲以取高位  
而退謀一丘一壑與幽人隱士之流甘于枯槁寂寞  
每天高氣晶覽蓆帽之飛雲延石室之秋月考盤長  
歌超然放神埃壒之外視淮北十二縣之利殆不足  
以易此樂也使春申而知此則引身功成之後孟嘗  
諸君何可及哉惜予羈于世故湘汨東西南北未能  
相從卜居以耕學自娛為憾他日尚當放舟過宣父  
子於黃山舉樽酒弔古人援筆賦之未晚也始書以  
為記

白雲書舍記

雲之爲物不一而白雲則水土清明之氣上升于天  
幽人處士恒玩而樂之然其去留無跡卷舒無時所  
謂雲之間者非若雨雲雪雲之能澤物也會稽褚君  
德剛讀書璠龍山下每清秋雨止窓戶皆雲也几席  
皆雲也被覆左右彌亘前後其居也以雲爲賓客其  
出也以雲爲車徒其限也以雲爲藩籬其飾也以雲  
爲采色雲無心也吾亦無心也日相接而相忘焉題  
曰白雲書舍蓋據一方之勝而香爐玉筍聯綿於雲  
間鴻禧之觀龍瑞之宮蔽虧于雲外城郭之埃塵迥

隔而不及也。鋤雲而耕，披雲而薪，既足以自給而太夫人又壽考康寧。歲時稱壽，洩洩融融，此亦有天下之至樂。萬鍾千駟孰加於是哉？使有萬鍾千駟之榮，或不及養其親而反貽親憂得失，抑何如邪？書暇輒絃琴而歌，歌曰：山出白雲兮，既不以雨；白雲浮浮兮，又霧子戶予退，無營兮。朝耕夜書，卒歲有榻兮。食且有蔬，覽彼白雲兮。惟潔時懋，載酌清醕兮。爲母之壽，絲是一時談者莫不樂道其美焉。建洪武之起，爲中書掾，轉青州都指揮使，司經歷，尋升鳳陽大都督府經歷，乃不遠千里迎其母，涉江道淮來。王都亦無異在。蟠龍時蓋所弄之境，不同而同其樂也。故復以白雲之名于寓所，親之所在，即雲之所在，有不待假于雲者。視庠狄文忠公，杜登太行而興望雲之歎，固不得全其私如德劄矣。因詳其出處而著恩義之無盡云。



宜晚堂記

越大姓江濬遠氏世居奉化之黃甘里地勢斗絕四  
山環拱而南屏一峰斬然特起狀類玉几上可坐數  
百人下有東西兩溪合流至長溪折而入于鄞江又  
有日峰峙其左剡水紆其右蓋四明形勝之一濬遠  
又據其勝焉六世祖其宋保義郎子怡齋由太學上  
舍試補臨安教授至濬遠克世其學蚤授知中朝士  
大夫舉秀才歷官至福建行省照磨尋升檢校官以  
憂家居而代革勢殊矣因葺舊廬中與之堂題曰宜  
晚日肆意圖書而不復出矣介趙公木仲來求記乃

爲之說曰山之秀也宜日之晚木之茂也宜歲之晚  
人之守也宜時之晚日之晚固異乎旦矣歲之晚固  
宜乎春矣時之晚固異乎少壯矣而以爲宜者何也  
山晚而益佳木晚而益堅人亦晚而益智豈不宜乎  
初濬遠汲汲於一試涉大江走長淮上太行觀黃河  
風波之險阻冰雪之慘栗未嘗憚其勞苦焉是亦宜  
也二十年中變故多而形貌改思慮深而血氣哀回  
視向之銳于進者孰與鈍之久榮于前者孰與困之  
全於是盤桓林壑之間嘯傲風埃之表尤爲宜也夫  
退休之跡見於春秋方盛之時則怠而馳騁四方之  
志施于既耄欲興新進爭前則暗濬遠者視彼溺於  
利祿顛仆不止之徒相去奚啻千萬乎由是觀之山  
也才也與乎人也不病乎晚而尤宜乎晚如此使其  
悼懸車之景促痛凋落之將及以爲非人之所宜者  
惡知進退存亡之道哉此予嘉其爲人樂書而記之

○環碧堂記

橋李南五十里爲幽湖巨族朱顯道氏世家於此築堂若干楹而水周其下題之曰環碧前御史中丞番易周公伯溫以大篆體爲書三大字復馳書鳳陽屬記於予初予主顯道嘗愛幽湖之奇勝蓋脉絡自南湖洄而爲濮旋而爲渦至是左右回抱青黛蒼蒼尤形勝之所萃焉使其奔放莫遏則悍而可懼渙散旁流則弱而易狎又何足以爲奇勝也觀其方春雨止波瀾浩浩與天相涵不見洲渚而玉睢翠碧往來其中景之觸於前者何如也及清秋之夕魚龍在壑

衝風不起顛倒星月而舟人漁子擊榜歌呼景之會  
於心者又何如也方全盛時並湖而居者非一飛樓  
湧閣雖南湖不足侔其壯麗而堂據一湖之要蓋有  
無窮之趣焉時方縻於

王事遂舍之而去客

京師者二年分教

中都者三年汨沒埃壘之中未能有其一曲以從耕  
釣而徒懷想於二千里外今爲顯道之所專也按朱  
氏世爲攜李人其始祖某宋文林郎侍料院官其子  
思明仕元爲進義縣尉轉嘉興縣錄事司判官思

明之子青陽教諭仁甫先後相繼建顯道已四世矣  
今一境既剗於兵此堂復葺而新之挹空翠於几席  
之間來清飈於笑歌之傾固可以盡四時之樂益見  
文獻之家與幽湖同一悠久也顯道業攻醫得九鍼  
補寫法於金華王瑞庵實出竇文貞公之傳故非一  
時庸工所及性尤急於治人而人賴以全者甚衆則  
天之報施又可必者矧諸子若孫讀書好古余知後  
益隆不替非止於是而已異日解組南歸艤舟幽湖  
重登環碧之堂又當述而賦之云

水雲深處記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無大山惟叢篠灌  
木蒼鬱蔽虧蓋亦海隅之斗絕幽邃所也其民田牧  
于中者雖早夜作苦足生胝脛無毛然皆樂其俗而  
安其業熙然如太古時三吳之變兵亦不及予嘗徑  
竹岡絕黃浦邠迤而南由橫溪至青林盤回百折如  
帶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海潮而上四顧徘徊念可  
築室讀書以佚吾老規欲留而未能也一日曹君士  
璜遣介持圖示予其號水雲深處者即璜之所居實  
據青林之勝且求文以記之予惟淵之深魚之適也

林之深鳥之歸也山之深虎豹之所伏也魚不深則  
鉤餌得以出之鳥不深則矰繳得以加之虎豹不深  
則陷阱得以掩而斃之故士之辟地恒若其不深而  
鉤餌也矰繳也陷阱也又有甚焉今青林有衆水之  
會可釣而游也雲氣之出納可玩而悅也而璜之託  
於是亦既深而莫得蹤跡也已世所謂秦人桃花源  
者又何以過之哉大抵天壤之間百年之頃至樂莫  
大於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章綬而在於一丘一壑  
昧者方且奔走通都大邑急於自售以徼利劫祿為  
事趨死地如歸者不亦悲夫璜能果於忘世蚤棄內  
列務日擢孤舟與海父往來暮色蒼蒼星月上升則  
放乎中流舉酒相屬家童取鑊笛作龍吟三弄以和  
巴歛之歌則其寄興豈非高且遠邪余將去此而從  
之游共相忘於水雲之外矣是為記

巖壑深居記

僧天然者玉山大姓劉氏子家素饒於貲悉棄弗有  
戒妻子事其母去從沙門之有道者學焉行甚苦戒  
甚嚴五臺三竺之士咸以爲不及數徃來雲間雲間  
人喜而爭致之築菴數區處其徒而猶惡其囂也曰  
吾惡用是累人哉遂去之今年秋持張觀畫一卷謁  
余秋涇觀其斬然削而峭者爲峰呀然虛而奧者爲  
谷雲氣晻霏林木蒼鬱不啻覽千巖萬壑之勝於香  
鑪玉笥間也乃指而告曰吾將寄吾於此覆蓆而休  
則華棖藻稅弗與也躡屩而游則朱輪駟馬弗與也

寓目有朝嵐夕翠之變則楚腰衛頰弗與也傾耳有  
風篁瀑布之韻則哀絛豪竹弗與也木石爲伍虎豹  
爲侶人孰得而吾耶邪先生幸名而記之子聞而異  
其人遂名曰巖壑深居而爲之言曰大雄氏之教舉  
天地萬物納諸無爲其道者非舍吾大欲從彼之所  
甚不堪鮮有能致之者天然豢於富貴之中而非素  
習寂滅苦空之說一旦悅而慕之不猶得於獨覺之  
頃而能一生死齊得喪外榮辱惡能超然無累如此  
然是道也所謂策千里陵嶽巖使其不信則不可入  
而蒙者恒敞而不通惰者恒畫而不進終不足以造  
其室以至於沒其與物之無靈而老於空山大澤者  
相去何遠哉天然有及於此則其性方啓而不蔽也  
志方銳而不畫也其至殆不爲難矣噫世之襲緇衣  
而自抵牾於道乃挾禍福之說以恐愚夫愚婦汲汲  
徼利如賈之趨市又何衆與微若人之樹立則大雄  
氏之教亦久熄而不攘已他日當造所居與之反復  
極論其所歸使無辱於巖壑也於是乎書



東軒記

淮之南居人咸築土爲垣覆茨爲屋無高薨巨棟丹  
漆黝堊之飾非惟凋瘵而然蓋其風土俗尚猶古也  
方文敏者作東軒於所居之偏亦未始求侈於人容  
至輒席其中行酒賦詩連晝累夜至忘羈旅憂間嘗  
求記於余余觀一時鴻生碩士之所述發其義者殆  
無餘蘊矣然方氏越大姓也在元季時有捍海功優  
以名爵一門金紫氣焰赫然文敏在群從兄弟中謙  
冲自厲莫不賢之國朝革命徙諸豪於濠上遂由  
海濱來受一廛之地即其所名盡求趣之所在乎嘗

讀陶靖節詩有嘯傲東軒復得此生之語竊爲之嘆  
曰江左人物其能知道而超然物外者靖節一人而  
已夫治百里邑固愈乎南村之宅食五斗固愈乎溪  
下之田顧東帶之煩甘心荷鋤至乞食至止酒初無  
一毫怵於中者豈不以得此生爲至樂耶苟以得此  
生爲至樂孰可以易吾東軒之所處哉由是夷攷晉  
宋諸臣涉江之初王導庾亮以區區一方經緯天下  
未暇論也謝安夷大難樹大功而讒毀隨之殷浩卒  
廢而書空又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高乎其於  
生已病矣劉穆之佐武帝崛起於後任兼內外不足  
言也王弘欲辟盈居損何尚之既老復起用智將迎  
烏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高乎其於生亦病矣  
今文敏去富貴而安貧賤樂焉而游疲焉而休外無  
所求內無所尤可謂獲全吾天於干戈格鬪之餘且  
將靖節於千載視冒進不已之徒違已從人汲汲  
營營以至於敗而後止者相去何如也予故推而爲  
之說如此異時尚當徑造東軒迦海月之宵升覽雲  
霞之朝鮮酒酣興發援筆爲賦云

旅軒記

余嘗觀乎逆旅之舍矣朝而至者夕往而更其次夕而  
至者朝往而更其次以其奔走東西南北之塗求  
庇於信宿之頃雖毀而莫之完缺而莫之補其勢然  
也及觀巨家右族治第相高至費千金而風臺月榭  
各據形勢宜若可久而不易者越數十年間或死或  
徙已非一姓孰非逆旅耶凡居於是者奚啻朝夕之  
忽來忽往耶不獨是也天地亦大逆旅也萬物之託  
於中其生也必有盡其成也必有敗或近而一時焉  
或遠而一歲焉又其遠而一世焉由是論之皆旅而

已有通其道者其幾於達與友人陳生原秉謫居臨  
淮五年以旅名其室且求予爲記遂進而告之果以  
今爲旅耶惡知向之非旅也苟知向亦旅也則今可  
以忘吾旅矣其在楚也楚吾鄉也其在越也越吾鄉  
也焉往而非主亦焉往而非旅雖然原秉生於雲間  
有戀戀不能忘者是固天下之同情盍視古今之星  
馳颺逝整而不常如此則視臨淮猶雲間耳又焉能  
必於一方而不爲旅哉尚因吾言以廣其志是爲記

聽松樓記

平陽縣治南出爲嶺門嶺門之西有大山特起曰九  
皇嶽然與東山相雄長巨族林敬伯氏擇其勝處而  
居焉山多千歲古松拱者偃者樛者直者鬱然盤錯  
雷霆霜雪之餘不見遠近於是杭層構於蒼翠間題  
曰聽松樓謁余爲記起問其狀則曰吾嘗讀書其上  
有聲颼颼然謾謾然經于周阿達于重簷若繹而不  
絕若合而不散雖朱絲之清汎鳳匏之啾發曷足以  
喻之邪此吾聽之而樂也或天風夜作飛雨驟至激  
啣嘈殷空同又若海濤之破山而西瀑布自天而落

此吾聽之而駭也莊周所謂天籟者非與幸先生卒  
言之余因論人之所同聽者莫過於樂而聽古樂者  
惟恐其卧聽新樂者至不知倦則雲門咸池不足以  
悅天下之耳矧松之爲聲非有六律律均之和以合  
乎黃鍾大呂者孰能聽之聽之而悅不知槩於古今  
之樂何如也其殆真樂所在得於自然異於人之所  
聽矣抑聞之善聽者不以耳聽而以心聽而以神聽  
以神聽者上也以心聽者中也以耳聽者下也假於  
耳曷若會之心會之心曷若極乎神與聽松之頃信  
其不徒以耳也予將起周而質之敬伯曰至矣遂書  
其說併刻諸石云

西翠樓記

海昌郭子擢氏葺居第之西偏小樓一所顏之曰西  
翠一時魁人碩士賦咏者多矣乃馳价求予爲之記  
余觀岸海之山自鳳凰百丈而下皆卑不可見距邑  
西百里爲吳興其七十二弁連延若海濤起伏湖上  
者舉在欄楯之外此闕於東而拱於西也然西不止  
於是焉據其大者槩之匡廬爲九江之奇觀又放乎  
西則嶽之太華嶄然特起與天一色其翠當百於弁  
也又放乎西其去中國絕遠者則峩眉雪嶺其翠奄  
乎巴蜀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極於崑崙之墟所謂天

柱者益峻而廣其翠庵乎康居大夏吾又不知其幾  
千萬里也大抵極西多山自開闢而勢已然故雄秀  
之所在禹載不得而至姬轍不得而窮近即七十二  
弁之翠其所不及者皆可按圖而歷考之與蓋人之  
器非可限也觀夫四境之勝莫過弁之在西矧觀夫  
匡廬太華乎觀夫峩眉雪嶺與崑崙乎雖然山之小  
大萬有不齊而真賞之會于心則一耳當夫積雨新  
霽海日東出於是挹爽氣於柱頰之頃天空無雲倦  
翼盡歸於是賓素明於樓俎之間則其寄興之高爲  
何如哉視彼屑屑焉溺於聲色狗馬珠玉錦繡者抑  
已陋矣子擥尚覽山之翠蓄而爲德則厚重而不遷  
發而爲文則峻絕而不可踰斯反諸身者卓然有所  
樹立是亦崑華之拔乎衆山豈小夫孺子所得而企  
耶余固有以望之非直爲一樓狀其勝而已也故不  
辭而記之子擥世業醫其先由汴徙南至祖君王公  
蓄善藥以應人之求徃徃不責其直而起人於阡死  
俞公伯貞爲書種德二字揭于堂及子文伯文叔克  
紹其傳而子擥蓋文伯之子也有祖風尤工鍼砭爲  
時所推云

蘆軒記

天台李廷鉉之謫潁上也日讀書一室中泰然自足  
復題之曰蘆軒客有過而詰之者則曰吾所居無嘉  
木異卉出門四顧際天連海悉彌亘以蘆而不可限  
也故以名吾室客又何怪乎客曰噫江圖紀蘆洲至  
樊口三十里大抵綠沙之地宜蘆未聞潁產之饒也  
且河南諸郡素稱汝陰而西湖在其境內宋歐陽文  
忠公誠樂其勝槩即老于潁而不復時蘇黃門嘗從  
公游銀缸畫燭之詩至于今人能誦之則當時人物  
富庶甲第相望連檣巨艦與波上下者槩可想已今

既剗于兵千里蕭條一蘆洲而已歆求如公檀西湖  
之風月惡乎而可耶嗚呼東西都之壯麗計相萬於  
穎也紫烟丹水奄爲狐兔之區而金城五千步與連  
昌繡嶺之相蔽虧亦墮而不存此古今盛衰之變奚  
獨興嘆於穎之蘆也哉然蘆爲物之微者薪之而不  
惜伐之而不禁使有嘉木異卉如向之可玩又孰取  
之表其陋乎其取之者以時之所見特此耳抑觀夫  
旣苞旣體至霜乾雨拚之餘散花如雪陣紛糝交錯  
沙鷗落鴈莫辨其所止固有無窮秋思不翅在瀟湘  
洞庭間也視彼爭榮於春騰芳交蔭曾不及乎一瞬  
何以過吾之所謂蘆與廷鉉必有得諸心矣因以其  
說來告余深善客之知道遂書以爲蘆軒記



橘隱記

楊溪距華亭五十里地廣而夷水清而駛人之業廢  
居者至而成聚蓋有橘州之勝焉友人陸伯讓氏居  
之題其游息之所曰橘隱且求予爲之記予詰之曰  
大史公稱蜀漢江陵千樹橘與安邑之棗渭川之竹  
並儼千戶侯然伯讓非事貨殖而資橘之利也若巴  
人所傳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者則又怪而不經非伯  
讓之所取也伯讓曰吾之托於橘者豈如彼之所謂  
哉吾遠祖績六歲謁袁術以懷橘見稱遂貽口實於  
後則蚤有過人之識初不在區區之橘而已故因以

自後且繫吾千載之思焉耳貨殖之賤神仙之誕姑  
置而弗言余乃爲之歎曰按陸爲吳大族自績至遜  
起爲大帝相而能以弱制強盡復荊州之地破走昭  
烈於夷陵遜沒而抗復將其衆出督西陟以拒羊祜  
者五年及抗之子機雲又以文章名世至於今其故  
宅之在華亭者雖湮沒無遺而所謂唳鶴灘黃耳塚  
猶可彷彿其所每歆訪遺蹟於荒烟野草中求其子  
孫必有興者而伯讓其最乎使居其位行其志亦一  
時之偉器也其父嘗徙於溪北越五十年卒伯讓遂  
留其二子而自返其舊廬蓋將遺落世故與田夫野

老退於三洲之上顧謂昔時將相之功名事業不可  
復見於是治田築室樹橘其旁以示不忘乎樵而素  
榮朱實見於夏雨秋霜之際者可喜亦何待蜀漢江  
陵之產爲富而橘中老人之樂殆不得如吾之深根  
固蒂也然則伯讓不能隱而居其位行其志必竭其  
心思勞其筋骨將終日汲汲之不暇雖歆有橘中之  
樂惡可得耶以此方彼亦猶愈矣尚益封植嘉樹俾  
過者指而言曰此蹟之後人也於是乎書

古澗寒泉記

泉出於山正出曰濫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泚泉同  
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漢泉此泉之大槩也而  
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鑪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  
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余在錢唐時嘗游西山  
之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  
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珩璜之相  
觸及懋春涼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  
至雷震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瀑布  
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竒矣方五六月赤日正

中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暍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蕭然如清秋松風謾謾相和肌肉爲戰而粟不知大暑之鬱蒸也與客俯而掬卧而聽日入忘返翌日至南山白蓮峯觀水簾而寺僧病游客之數塞以巨石而泉散落崖間無復所謂鸞鶴唳而蛟龍涎者蓋不幸也後歸黃灣並海之山皆無泉惟東山有烏龍泉北山有靈泉泉小不足觀及來雲間九山之麓亦不知有泉而沙門澤公楚蘭者所居之室在釣灘之上泉灑灑出叢篁亂石中循除而流尤甚清冽可以析醴滌煩與春淙一矣因題曰古澗寒泉求予爲之記遂舉昔游之所見如此夫泉蓄之有本則其流也必達其及物也必廣君子之務實者似之傳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楚蘭之於學必能法之而不息其不至於極不止也余他日尚當一寄幽賞於泉上爲楚蘭援筆賦之

比山書屋記

比山書屋者慈溪陳守常氏讀書之所也慈溪之名  
山不一其回峰沓嶂戟列壁立爭雄而獻秀者莫過  
於比山書屋又據比山之勝朝嵐夕翠不起燕坐而  
盡在几席之間矣山之東去海爲近波濤起伏浩汗  
瀾湧或見蓬萊方丈於晡靄中而安期羨門之跡彷彿  
可求西望姚江則邑居野墅井然棋帑重華文命  
二聖人之德猶在於人而不忘者凡耳目所接必有  
會於心焉噫松風蘿月正在高世之士相友於閒寂  
之地尚無舍之而去如金陵之周顥始隱卒使鶴

怨猿驚始北山無窮之愧也

鳴鶴軒

鳴鶴

傳稱衛懿公好鶴予嘗爲之解曰鶴誠有可好者夫巧於萬變觸笙竽而鼓琴瑟不如百族之蠱人然繁而不可污介而不可狎類乎士之有道者當天寒夜半白露初降則引吭長鳴洪而遠清而亮足以破喑啾之聲殆非百族之所及故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以其處乎近而達乎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以其出乎此而應乎彼也宜懿公之好之有乘軒者亦異乎衆人之好已衆人之好鵬也翠也鸚鵡也惡知鶴之爲可好然以鶴之異於百族至於乘軒

則天下之士將慕而歸之可以守其國而四鄰懼寇  
至授甲而莫肯爲之戰實衛有可亡之道鶴惡能亡  
之也哉使不好鶴其國有不亡者乎彼不是察而尤  
其好鶴鶴豈不愈於蠱人之百族邪惟其由鶴而亡  
亦鶴之不幸已故知衛之亡非好鶴之過也然未有  
發予之說者錫山楊君德中嘗蓄一鶴以鳴鶴顏其  
讀書之軒蓋將以鶴自况且求余爲之記余交德中  
三十年實吳之奇才也始繇州佐史擢于風憲歷江  
東浙西二道不以好而同不以仇而異故一時上官  
咸敬而憚之及張士誠入吳即引而去之隱于爰山  
之陽義不苟祿日與鳴鶴爲伍抑無愧乎鶴之繫而  
介者其視陸平原當主昏國亂不能如季鷹之高及  
收而思聞華亭清唳何見幾之不蚤邪故既辯非鶴  
之亡衛且美德中之獨高也是爲說

觀捕魚記

松江產魚非一取魚者或以罩或以叉或以筍或以  
曾巨家則砍大樹置水中爲魚叢魚大小畢赴之縱  
橫盤互人亦無取輒捕者故萃而不去天始集大合  
漁者編竹斷東西津口以防其佚乃輒樹兩涯鼓而  
毆之魚失其所依或駭而躍或怒而突戢戢然已在  
釜中矣於是駕百斛之舟沉九囊之網掩其左右遮  
其前後而盈車之族如針之屬脫此掛彼損鱗折尾  
無一縱者予觀而嘆曰魚之托於水也非無九州四  
海之可歸也而歸于數畝之陂朽株之下以為至安



無患若登龍門焉惡知誘之者將以制之養之者將以殺之人之機亦巧且深矣予又傷其盡而無遺何其不仁之甚耶嗚呼天下之死於盡取者豈獨魚已乎豈獨魚已乎故書為記

翠屏軒記

睦大族葉明遠氏居壽昌之茗塘群山旁圍一水中亘而東北一山却立千仞者曰屏風山乃築室其下為游息之所題曰翠屏嘗命其季國子生焱求余為之記未暇復也及余來中都焱亦與諸生奉

旨分教州縣之子第遂至臨淮復申其請焉則為之說曰山之類屏者非一若二華之在關右羅浮九嶷之在湖外赤城大姥四明鴈蕩之在海隅連峯沓嶂上接霄漢然皆不以屏目之惟九江匡廬則有屏風

九疊與壽昌之山亦名屏風焉彼固不可槩以一物者或斷或連或起或伏有上銳如劔戟之列者有突怒如蛟龍屈盤者有效奇獻秀如青蓮萬朶鳳飛而獸舞者又可專以屏言之乎惟屏風九疊出於千岩萬壑間與香鑪五老相參其曲折之狀可想已壽昌之屏風山闕於僻壤雖不得爭雄匡廬而游人寓公亦無至而玩之發於文辭以表其靈異豈非造物者將待其人也乎大抵天下之奇觀未必專於一方二華羅浮九嶷赤城天姥四明鴈蕩之外其扶輿蜿壇之所鍾者惡可限乎南北邪苟得其趣於烟雲吐納之時春嵐秋色之變猿鼯禽鳥之情卉木葩艷之發固不待窮周王之轍跡道秦隴上天台浮瀟湘洞庭而覽其勝則翠屏不異匡廬之九疊已吾何爲之左右焉然明遠父子託於林壑之久宜其出入上下屢見飮聞而且好之不巳傳曰仁者樂山斯可謂之仁矣柳子記馬退山之亭有曰以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則其儉亦可知矣雖然君子之於物豈徒爲耳目之玩哉焱嘗講易於家而求聖人畫卦假象之意抑觀地中有山之象則知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之道乎觀天在山中之象則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

清江集 卷之二  
至如虛以受人懲忿室歆何莫而不取乎山澤也由  
是而進學焉將與翠屏拔於丘垤之卑而山亦因之  
益勝視境中所謂錦峰綉嶺者何如邪余老而縻於  
官未得如明遠放浪物外一登翠屏之顛招安期挹  
盧敖而徒彷彿其寸碧於天際慨然遐思而已尚懼  
辱於山靈而勒移謝客也於是乎書

天香方丈記

天香方丈者靈鷲峰興聖教寺奎公方舟燕坐之所  
也東南之勝萃於虎林而虎林之勝萃於靈鷲舊云  
八九月月有桂子落其顛見於唐駱賓王詩方舟由  
雲門來主其席境爲之益勝庚子兵變寺毀於火載  
經載營克復舊觀遂以天香名其室且訪予九峰三  
泖間求文爲之記而方舟之說則曰吾所謂天香者  
非特桂也昔慧理弘大雄氏之法於東土逮寺靈鷲  
歷今千餘年中紹理而興者有宋之行果輩每合諸  
大龍象講內外典天輒雨曼陀羅諸花故有四花亭

者紀其異也吾法無所不徧故吾香亦無所不徧上  
徹渾淪下被磅礴微而無形廣而無際舉不外吾之  
法則舉不外吾之香凡具乎質者有雜香固無雜也  
限乎勢者有礙香固無礙也五音之奏可以悅耳香  
之所及不假金石而塞者以聰五色之章可以悅目  
香之所造不假粉黛而馨者以明五味之和可以悅  
口香之所入不假芻豢而虛者以克非芷非蒹迷者  
觸之而覺窒者觸之而通躁者觸之而靜忿者觸之  
而平偏者觸之而洪暴者觸之而仁惰者觸之而起  
貪者觸之而介戚者觸之而欣疾者觸之而愈是吾  
香所以薰衆惡而會於善即吾法所以超衆妄而歸  
於真也豈獨桂也與吾將廣其香於無外而延其法  
於無窮以是而為諸天樂以是而為諸天膳以是而  
為諸天衣使大地物脫三毒八難十熱九惱無施而  
不可也余聞而嘆曰方舟之所造詣如此則知香之  
取於桂者淺矣余以事縻未能入名山覽靈鷲之秀  
一憇空中共談第一義為快姑次第其言為記俾揭  
諸壁以示其後云

一粟乾坤記

一粟乾坤者沙門理公宗元燕坐之室也余一日與  
二客過焉怪其名之侈而義之微也從客而詰之

客曰天地糟粕也人於天地贅疣也蔽於小而不悟  
其性於虛空者見天地之大而不見其有大於是者  
也故以天地視人則人為天地之一粟以虛空而視  
天地則天地亦虛空之一粟耳曷為紛紜擾擾堯舜  
以一粟相禪為讓湯武以一粟相攻為爭此識者所  
以旁立而竊笑也一客曰噫夫天窮然在上吾不知  
其幾千萬里之高夫地隕然在下吾不知其幾千萬

里之廣而吾齊之以一粟惡乎齊哉然自其虛而觀  
之歛之至密不盈於一粟推而放之則彌乎六合是  
一粟已具乎乾坤乾坤不間乎一粟也非盡參互神  
易之道惡足以與之此堯舜湯武為能範圍其大用  
也二客之論蠶起而莫之能一余歸而思之由前之  
所言蓋病其有而以一身之小等天地於小也由後  
之所言則崇其有而以一心之大參天地之大也嗚  
呼物而不化者鷄鳴而起日入不得休如負版而不  
悔則舉空之說使之一切之為累者厭而弗居遣而  
弗存可也達而不拘者舍事物之粗而欲造乎窮神  
知化之地如凝冰而不察則舉易之說使不過於一  
偏可也天地無窮也以一粟視之必有能辯之者明  
日宗元來求文為記遂書以貽之俾自攷焉

日來云  
謝下  
天賦  
其  
人  
在  
...



